

孽海風情劍

宋心美 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海風情劍

心美 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攀海风情剑

作 者： 宋心美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发 行：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印 刷： 重庆盘龙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mm 1/82

印 张： 15.375

字 数： 316千字

版 次： 1992年7月第1版第3次印刷

印 数： 31,001——41,000

定 价： 6.90元

ISBN7—80579—057—4/I·46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附：

本书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魏忠贤、高起潜及阉党：

魏忠贤，明宦官，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万历时入官。泰昌元年（1620），熹宗即位，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又兼掌东厂，勾结熹宗乳母客氏，专断国政。天启五年（1625）兴大狱，杀东林党杨涟等。天启六年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等，将他们害死狱中。魏自称九千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等名目，从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都有私党，这就是所谓的阉党。崇祯即位后，崇祯元年（1627），员外郎史躬盛、嘉兴贡生钱嘉徵弹劾魏阉，魏被黜职，十一月安置凤阳，寻命逮治，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大学士韩爌受命定逆案、清阉党。但不久，阉党死灰复燃，太监高起潜任大内总管，勾结魏阉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堇继续执掌大权，把持朝政。

东厂：

明成祖为镇压人民和官员中的反对派，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京师东安门北设立特务官署，用宦官提督。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第二、第三人充任。从事特务活动，权力在锦衣卫之上。

东林党：

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神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得到部分士大夫的支持，成为一个政治集团。他们反对矿盐、税盐的掠夺，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遭到在朝权贵的嫉视，特别是魏忠贤的残酷迫害。

苏州“暴民”案：

苏松巡抚周起元触犯魏阉，被撤职罢官，辞官在家的吏部主事周顺昌撰文送他，文中痛骂阉党，都给事魏大中被捕过吴，周顺昌为之饯行，席间大骂魏阉，并以女儿许配魏大中之孙，因此招致魏阉忌恨。天启六年，魏阉仗人诬告周顺昌并派东厂缇骑在巡抚毛一鹭的带领下至苏州逮捕他，激起苏州人民的公愤。以颜佩韦等五人为首的数万群众与缇骑冲击，当场打死缇骑两人。事后阉党以“倡乱”罪名杀害了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一年后，魏阉失败，苏州人民合资安葬五人于虎丘山塘魏阉生祠废址，并立碑纪念他们。

张溥：

字天如，号西铭，明末太仓人。崇祯四年进士，后乞假在家，不再出仕。他为人崇尚气节，富于正义感。他与好友张采等组织爱国社团复社，继承东林遗风，与阉党进

行坚决的斗争。他发起苏州百姓合资安葬反阉党的义士颜佩韦等五人，并亲自撰写了纪念性的文章《五人墓碑记》。

袁崇焕、祖大寿：

袁崇焕，明军事家。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进士。天启二年单骑出关，考察形势，还亲自请守辽。他筑宁远等城，屡次击退后金（清）军的进攻。天启六年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受伤死，授辽东巡抚。次年获宁锦大捷，皇太极又大败而去，崇祯授以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崇祯二年，清军绕道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他昼夜驰援，崇祯中反间计，于三年八月，将他磔于市，兄弟妻子流亡三千里，籍家入官，成为天下之奇冤。此次战斗，袁手下大将满桂战死，部将祖大寿闻袁崇焕被捕，率部逃回关外，驻守大凌城。后二年清太宗皇太极二次伐明，以红夷大炮攻破大凌城，祖大寿降清。

“流寇”：

明末崇祯年间，政治腐败，陕、甘、晋、豫一带灾民纷纷揭竿而起，崇祯四年，老回回、曹操、八金刚、扫地王、射塌天、阎正虎、满天星、破甲锥、刑红狼、上天龙、蝎子块、过天星、混世王、高迎祥、张献忠等三十六营农民起义军聚会山西后分道四出，连陷太原、隰州、泽州、寿阳等郡，势力极大，被朝廷诬为流寇，派左良玉、贺人龙等领重兵镇压。

目 录

- 楔 子 六指魔犯淫留悬案
两魁首相搏播迷雾……………(1)
- 第 一 回 战姑苏众市民抗暴
晋刑场五壮士捐躯……………(6)
- 第 二 回 颜金玉巧计获恶迹
烟花女殒身酬国恨……………(17)
- 第 三 回 菱花剑玄功震巨擘
梁帮主苦口点迷津……………(32)
- 第 四 回 神秘府慎谈神秘事
忘情堂细鉴忘情玦……………(40)
- 第 五 回 冷水浇头颓失春意
良宵落寞惘入醉乡……………(50)
- 第 六 回 惊婚变初识血手印
逢仇敌几归离恨天……………(55)
- 第 七 回 轻生死明志见亮节
重信义舍身护遗书……………(63)
- 第 八 回 奇中奇绝境逢密室
叹复叹艺成见仇尸……………(69)
- 第 九 回 病书生无意救难女
俏少年有心究底根……………(76)

- 第十回 展身手孤胆退强敌
伤恋人江岸惊芳魂……………(87)
- 第十一回 温柔乡金兰吐衷曲
旖旎梦灵秋动真情……………(97)
- 第十二回 断魂处偶然窥机密
患难中恰巧遇知音……………(102)
- 第十三回 妹示爱姐柔肠暗断
兄赴约友反目相欺……………(114)
- 第十四回 卿卿我我孽海似梦
阴阴阳阳妒火如炽……………(121)
- 第十五回 诡波试玉已见侠骨
酷刑锻金更显忠肝……………(128)
- 第十六回 花夫人舍命靖魔雾
小英雄联手闯血阵……………(143)
- 第十七回 旧梦成灰看凄凉地
情有独钟问奈何天……………(153)
- 第十八回 人生祸福有定数无
世事曲折能预知否……………(158)
- 第十九回 喜滋滋登九华寻踪
泪潸潸舍玉玦葬魂……………(181)
- 第二十回 独踽踽难解相思结
恨幽幽却遇尴尬人……………(195)
- 第二十一回 陡闻噩耗魂散魄飞
拼斗血魔死别生离……………(206)
- 第二十二回 度情劫须长英雄气

	担重任险走独龙沟……………	(211)
第二十三回	绝境巧合缘里有缘 谷底惊揭谜中之谜……………	(228)
第二十四回	往事凄艳难分善恶 一念糊涂遗恨终生……………	(237)
第二十五回	父子通灵犀释情缘 骨肉两分离得玄功……………	(252)
第二十六回	壮士相惜前嫌尽释 婵娟献身后梦难圆……………	(263)
第二十七回	死复生出道逢故旧 喜转悲闻讯断肝肠……………	(285)
第二十八回	旧地难寻人面桃花 新梦偶遇凄凉佳人……………	(298)
第二十九回	挥慧剑情侣成陌路 血宿仇亲属是冤家……………	(306)
第三十回	剥茧抽丝揭开画皮 莫可奈何坠入苦海……………	(319)
第三十一回	神农顶救野人伉俪 秘密窟得戒情佛经……………	(336)
第三十二回	纵情祝捷志士筹谋 慷慨话别金玉埋情……………	(345)
第三十三回	佛法无边难度情劫 相思有根苦扎心中……………	(350)
第三十四回	伤心时浪子走天涯 留恋处伊人独憔悴……………	(356)

- 第三十五回 大内探秘国贼引狼
姑苏祭父忠良怀旧…………… (360)
- 第三十六回 神尼拼斗三分魔剑
金玉义援五虎闯将…………… (375)
- 第三十七回 筹帷幄惊飞刀送图
陷地牢疑鬼魅引路…………… (393)
- 第三十八回 救敌酋难辨敌与友
劫王妃谁识忠和奸…………… (412)
- 第三十九回 急功利明军陷绝谷
求救援金玉闯敌营…………… (423)
- 第四十回 挟贝勒龙潭掏龙肝
架铁炮虎将碎虎胆…………… (437)
- 第四十一回 情劫难劫浩然正气
报应必报奸邪小人…………… (453)
- 第四十二回 疆场喋血莽泓化碧
壮怀激烈殊途同归…………… (467)

楔子

六指魔犯淫留悬案 两魁首相搏播迷雾

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

芜湖。春。

夜色如墨，只有数点寒星透过流苏垂珠的半卷窗帘，窥视着香艳而又诡秘的楼阁。室内依稀传出女子痛苦的呻吟和嘤嘤的啼哭：

“不……不……大王，饶了我吧……啊……哎哟……饶了我吧……”令人闻之血脉贲张。

绣户珠帘，铜镜生辉，银色罗帐随着“咯吱、咯吱”的响声在不停的抖动。好大一阵，才在男子粗重的喘息声中平息下来。过了一会，随着一声长笑，帏帐掀起，一个苕麻束发的中年男子赤身跃下床来。床上绣枕鸳衾边横躺着一个被剥得一丝不挂的少女，曲线玲珑的胴体在烛光下白得发亮。除了一对高耸乳峰还在令人心悸的起伏外，光洁修长的四肢已经僵硬，清丽绝尘的面孔上浮着惨白的惊恐——她已经在暴力的摧残下晕死过去了。

中年人身体一旋，已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穿好了玄色

长衫。他凝视了好一会那奄奄一息的裸女，突然，两眼闪出邪恶的精光，脚下一滑，已到床前，右手在少女淌着血污的两腿间一抹，又鬼魅般地飘至墙边。“啪！”粉墙上留下了六个鲜血淋漓的指印。接着，右手头也不回地向后一招，掌中间倏地闪出一道无形的碧光，少女白如洁玉的双乳间，凭空出现了一片碧绿，立刻，那一起一伏的酥胸就凝然不动了。

中年人又一旋身，二丈外的珠帘飘起，窗门无风自开。“喋，喋，喋……”随着一阵阴恻恻的长笑，这黑衣人毫不作势，人已电射而起，快如闪电地融入漆黑的夜空，所带起的一股阴风，使窗外竹影婆娑起舞，室内的烛焰摇摇欲灭。

晃动的烛光静静地照着白如凝脂的裸尸。

诡秘，香艳，恐怖得令人毛发俱张。

——道台之女被人奸杀。

一月后。

常州。

夜色如故。又一绣楼内的床上横躺着又一具女尸，双乳间碧绿一片，粉墙上印着喋血的六指血手印。

——巨豪刘老员外之女被人奸杀。

不到半年，被奸杀的年轻女子已有三人，现场同样惨不忍睹。几座城镇引起了巨大的骚乱，整个江湖均被这惨绝人寰而又骇人听闻的血案所震动。“六指血魔”这个怪物般的名号轰动武林。

官府巨额的悬赏、诛杀邪恶的正义感，使皖浙一带武

林各帮各派、黑白两道群起追捕。然而，这不啻捕风捉影，谁也没有真正和这采花恶贼打过照面，更不知道他落脚何处。

半年后，此魔行迹突然消失。

于是，六指血魔这鬼魅式的人物一时成为了武林之谜。

九华山下，山风激荡。

巨岩上的萋萋草木发出金属般悠长的颤声。九华峰下，一汉子笔立劲风中。玄衣紧身，苕麻束发，如一柄墨剑插在裹革里。突然，他迎风长啸：“此恨绵绵无绝期……”啸声由低而高，穿云裂石，震得岩壁、林木“嗡嗡”作响，壁间沙石“簌簌”下落，那声音如刀斧相击、孤鹤长唳，十分的尖啸，又如杜鹃啼血、空谷猿鸣，狰狞中带着无限凄怆。

“畜生，你还有何面目说恨谈情！”蓦地，一声厉喝，如雷震晴空，余音轰轰隆隆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滚过山谷。紧接着，在蜿蜒的山道尽头，出现了一个白点，由小而大如飞而至。瞬间，一个白面长髯的中年人，雪色长衫鼓气如帆，飘飘洒洒，御风而临。

“好一个烟云步法，果然不愧天下第一剑，南皖第一家。”黑衣人不气不恼，冷言相讥。

白衣人临风玉立，一双凤目陡然圆睁，平和的双眸中射出两道逼人的精光。他一言不发，紧紧盯着黑衣人。半晌，才不愠不火地问道：“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六指血魔？”

“如假包换！”黑衣人“嘿嘿”一声冷笑，缓缓举起右手，指骨如虬，大指旁突出一枚铁箭般的旁枝，一阵骨骸暴响中，手掌猛涨一倍，掌心缓缓转绿。不一会，碧光闪闪，身前沙石枯叶开始旋转移动，圈子由小而大，转速由慢而快，接着，圈子又由大而小，转速由快而慢，终于停了下来，但一股绝大的暗劲化成无声无息的罡炁，从四面八方无坚不摧地向白衫人涌到。

“好一个碧血翠萍掌！”白衫人心头一凛，不动神色地长身而起，左手护住胸前天突穴，右手白绸长袖徐徐在面前由左而右摆了一个大圈。一阵罡风生于袖端，暴卷而出的罡气与血魔无形劲炁在身前一丈外相撞，一声轰响，劲气横飞，只震得两人衣袂猎猎作响。“哗啦啦！”数丈外三棵虬松齐腰折断，一时枯枝败叶箭矢般四处飞射，飞沙走石，蔽日遮天。

“嘿，嘿，流云拂花铁袖功，果然威力无边！”黑衣人冷哼一声道。

“彼此，彼此！”

“领教，领教！”

“哈，哈，哈！……”一代大侠南皖一剑花一航与绝世枭雄六指血魔同时放声大笑，只笑得万壑轰鸣，天地变色。

“阁下功力不凡，本不失之为入杰，何必与世为恶，犯淫乱之罪，造无边杀孽。常言道：‘魔由心生’。如阁下有心向善，放下屠刀，在下或可网开一面，否则，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南皖一剑花一航凛然作色道。

“阁下一开口就着相了。禅宗有道是：善即为恶，恶

即为善，善恶本难分，庸人自忧之。阁下以名门正派卫道士自居，自以为是广施善源，焉知不正在为恶乎？世上本无所谓善恶，欺世盗名之人多如牛毛。殊不知我辈真小人抑或并不逊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人生天地之间，不过就是个弱肉强食，正邪二字，夫复何必言之。你我今日相逢，惺惺相惜，也算有缘，来来来，你我同登九华绝顶，有瑜无亮，不死不休！”

“好！痛快！阁下果然是性情中人！撇开善恶正邪不谈，在下多年以求一败，不幸总难如愿，今逢阁下，身手高绝，确实激起在下千云豪气。如阁下能成全在下一败之心愿，不啻是在下武学一道中第一知己。哈哈，哈哈，走！”

于是，这正、邪两道的魁首，联手而起，衣袂飘飘，越升越高，不久，就消失在那九华绝顶。

这次决斗，谁胜谁败，不得而知。

因为，再也没人看到他们下来。当世两大高手从此失踪，这又成了武林一谜。

第一回

战姑苏众市民抗暴 晋刑场五壮士捐躯

十九年后（明熹宗天启六年）。

苏州。

秋江似练，初霜镀银，黄叶飞苍，日色如金，大地辉煌而灿烂，又带着残暴霸道的杀机。

近码头处泊着一艘官船。

许许多多渔歌互答的小叶子来去如梭，却都象避瘟神似地绕着它走。

那官船与满河的小叶子比起来，显得极为硕大、威严。

一面簇新的黄缎锦旗，大书着一个“毛”字，在江风中“啪啪”地翻卷，更增添了它骇人的声势。

船舱外，兵丁一个个屏气噤声地贴壁肃立，舱中万字镂花窗下，主人吴淞巡抚毛一鹭正陪着一名又矮又胖的客人在饮酒聊天。

“孟大人，那胡统领一去老半天，该不会有什么闪失吧？”

那矮胖子待理不理地将一盅老绍酒一仰脖子倒入喉咙，大大咧咧地把盅子往桌子上一撂，这才打着酒嗝答腔：“闪失个屁。老胡把式不赖，早上他亲自去‘踩的盘子’（打探），又有周老家伙的邻居‘点稔’（指点目标），哪来的‘机骨溜’（危险）？煮熟的鸭子还怕它‘出水’（逃）？”

这孟大人一口江湖黑话，听得毛巡抚懵懵懂懂，但他知道这乾坤掌孟光是川中独脚大盗出身，如今正是魏忠贤魏九千岁手下的红人，官居东厂三品统领之职，不但得罪不得，还须下一番溜须拍马的功夫，给自己的后路上搭一架楼梯，便忙谦恭地胡乱应酬：“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接着他满面愤慨之色道，“周顺昌那老杀才也太不识时务，在朝时就勾结东林腐儒，屡犯九千岁虎威。魏九千岁让他闲居在家，已是如何的宽容，不料他放着闲云野鹤的神仙日子不过，不但不改弦易张，而且变本加厉，与犯官沆瀣一气，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诋毁九千岁清誉，实在令我怒火填膺。请孟大人为卑职带一句不知进退的话给九千岁，对这样的恶贼，切不可再生一念之慈！”

“慈个屁！这次我们对东林党徒要来个斩尽杀绝！”孟光语气森冷如刀，听得毛一鹭心头机伶伶打了个寒噤，但他脸上却笑得更腻了：“当断则断，不留后患！好！魏九千岁真是当朝人杰。孟大人深受九千岁倚重，也是当今大英雄！”

接着，他谄媚地将头附过去阴毒地一笑道：“对他的同党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等人，孟大人是否也同时采取了行动？”

半晌，他未得到答复，忙正脸一看，只见孟光双目炯